



青青南山沟

迟东晶

南山沟,其实没多大,只是我老家小村南边高冈上一个雨水冲击出来的沟子,围着这个沟子有好大一片林子。站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我们迎面就可以看见南山上的树林。暮色渐浓,天边的余晖衬得树林子黑森森的,像神话故事里妖怪的乱发。“别哭,再哭,把南山沟的狼招来了!”小时候,弟弟妹妹一哭闹,奶奶就这样吓唬他们。他们立刻止住哭闹,对南山沟的恐惧越积越深。

春天,草木荣发,百鸟贺春,南山沟分外热闹。但有一种鸟,它的叫声格外突兀。夜阑人寂,那鸟就“啊儿,啊儿”地叫,我们把这种鸟叫“赖嚎子”。传说,它还会伤害小孩儿。小孩儿听见它叫,就“噉”一声丢下手里的东西,跑到大人跟前,攥紧大人的手,一边往家走一边回头看,生怕被“赖嚎子”跟上。但那只是传说,并未发生过。渐渐地我们也就不怕了,年年春天听它叫,反倒觉得有点亲切。

南山沟树林子里有丰富的野菜,年年吸引我们扑进它的怀抱。春回大地,漫山遍野鲜嫩翠绿,就会有老奶奶或大孩子结伴去挖野菜。待我稍大一些,也跟着大家一起去。青翠肥大的野菜,在春风中抖动它们鲜嫩的叶子,一缕缕清香钻进人们的鼻子,沁入肺腑,招引着人们向它们的身边靠拢。小根蒜、婆婆丁、猫爪子……应时而出。尤其是猫爪子,围着南山沟,树底下,草丛中,越是僻静的地方长得越肥壮,挺着手指粗灰绿色脆嫩的茎,伸着像小猫爪子一样的绿叶子,笑意吟吟地等在那。我伸手,“嚓”的一声,把猫爪子拦腰采下来,择掉大叶子,留一个顶着菜心的嫩茎,放进筐里。便有一大滴野菜汁,顺着手指往下淌,一股淡淡的清香绕着我弥漫开来,让人沉醉。

又是一年中秋夜。稀疏的星辰在深邃的夜空里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皎洁的月光辉映着苍茫大地。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有天上那轮圆月隔着玻璃窗,在和我深情地对望。透过明镜般的月光,我仿佛看到了一栋栋漂亮的房子,分明是我乡村老家投射过来的真实影像。

2013年春天,为了照顾小孙子上学,我和爱人进城了。虽然老家离县城只有四十里路,但终因房屋易主,故此已物是人非。老屋旧居瞬间变成了梦中故乡,老屋的主人也成了滚滚红尘中的来往过客。

我的老家在扶松公路沿线的南侧。因为靠近公路,所以每逢外出西去路过这里时,我都要凝神观望公路旁老家所在地的蓝色指示牌,还有那座雄伟壮观的村部社区迎宾大门。紧挨着公路边那个红色

南山沟旁长着十几棵稠李子树,树下还有酸浆,那才是小孩子的最爱。暮春时节,山草葱茏,酸浆正好吃。我们常常去采酸浆。早先那些吓人的传说,已经吓不住我们了。我最喜欢吃洋铁叶酸浆,它极酸,嚼一口,酸汁顷刻溢出,酸味在口腔里泛滥,口水像牙边舌侧的伏兵突然接到信号,一下子涌出,酸气冲进鼻孔,再化作泪水从眼角流出来,仿佛给七窍通了一下气,真是酸爽。

放暑假的时候,稠李子就熟了,一串串像黑宝石似的缀满枝头。一场新雨后,每颗稠李子上滴溜溜挂着一颗小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抱着稠李子颤颤悠悠地打悠千。被雨水洗去灰尘的稠李子发出黑紫色的光,引诱着我们,顾不上雨水打湿衣服,扯着树枝吃个痛快。

山花也是馋人的。在那个没有零食的年月,饥饿总是造访我们年幼的胃。我们在家里找不到暂时缓急的吃食,就跑到林子里寻。那一张张饥饿的小嘴,就是花草收割机,只要看着对眼的,都敢放嘴里尝尝。神农尝百草,我们尝百花。有的苦涩,有的辛辣,都吃不得。最终,我们尝出有两种花可以吃:一种是野刺玫,花瓣清甜馨香,沁人心脾;另一种是橘红色的花,像一把张开的小伞,我们叫它伞落花,它的香甜妙不可言,吃过一朵,便终生难忘。

南山年年花相似,岁岁抚慰赤子心。记不清从哪一天开始,南山沟的树林越来越稀疏,竟然可以从林子这面一眼望透,看到林子另一面的苞米地。林子的面积也在不断地缩小。那些粗细不等的树木像一个个死守阵地的士兵,但在刀锯的明攻暗抢之后,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那十几棵稠李子树,如残兵剩

勇一般,孤零零地立在南山沟边上。秋风凋尽落叶,昔日那片林地改成农田,在镰刀挥扫过后,露出土地赤裸裸的胸膛。望着灰秃秃的四野,那些稠李子树该是什么心情呢?

“退耕还林!”多年过后,忽然有一天,村里开大会,详细说明了政府的这一政策。村子周边的小山坡承包给个人,只许种树,不许砍伐林子,原先被砍伐开荒的山地退还回来,重新栽树。

南山沟承包给村里一对中年夫妇。仿佛一夜之间,那片山坡就栽上了果树苗,像大病初愈的人新长出来的头发,虽然稀疏,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站在村头,经常会看到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在林子里转悠,一会儿蹲下身整理树基蓄水坑,一会儿又拉住树枝细细打量一番。春旱时,男人开着四轮车,拉着水罐,给果树浇水。

两度春雨秋霜过去,那些果树已长成行列整齐的士兵,守护在小村的南山冈上。又一场春风抚过,那些鼓胀的蓓蕾轻启芳唇,笑成一片烟霞。南山沟被一片灿灿梨花簇拥着,在春风的抚弄下,花从热热闹闹,像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围着南山沟爷爷,听它讲述自己不平凡的身世。

秋天来了,风扯着树叶沙沙地响,怎么也遮不住那些黄灿灿的小脑瓜。一个个熟透的梨子,从繁枝密叶里探出头来。远近买梨的人,闻香而至。一筐筐梨子被装上车,摆在千家万户的茶几餐桌上。

南山沟变成了梨树沟。那十几棵稠李子树返老还童一般,也焕发青春,伸展着苍绿的手臂,护佑着这道山沟和这片梨树林。

风过,树叶婆娑,窃窃私语,一定是稠李子树在向年轻的梨树,讲南山沟过去的事情。

月到中秋倍思乡

苏亚兰

屋脊,粉色墙体的美丽小村庄就是我的乡村老家。

那一年的“五一”前,我和爱人处理完家中大大小小的畜禽和所有的农机具,将土地承包给了别人耕种。一切安排妥当后,临走时爱人招呼我上车。我再次环顾一下公婆留给我们的老宅院,要锁门的时候,止不住的眼泪流下来打湿了衣襟。我一步一回头,蹒跚地挪着脚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曾经朝夕相伴的老屋。

说是老屋,其实是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泥草房,经过了八十年代中期重新翻盖的三间砖瓦房,到2011年重新改建成新型欧式民居。短短

几天时间,一座陪伴我近三十年的老屋,就这样被我很心地抛弃了,每每回想起来心里就隐隐作痛。

初到繁华喧嚣的市区,举目无亲,一切都感到陌生。想家的念头便不住地在心底滋长。时逢中秋佳节,身居小楼的我总是在寂静的夜晚凭窗远眺。望着窗外那如水的月色,不禁想起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此时他们正在起早贪黑地抢收地里的庄稼。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月亮和星星还没有隐退,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吃罢早饭,顶着透骨凉的霜露上地里劳动了。

我从小在乡村里长大,走

过了三十多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岁月。心中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将来有朝一日脱离农村,不再干地里繁重的农活,不抱柴、扒灰、烧火,去城市里住高楼享清福。

可是在城里住了几年后,每到春暖花开时节,我就特别想念乡下家里的小菜园。虽然苦点累点,不仅每天都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纯绿色新鲜蔬菜,而且边吃边种,一直能吃到中秋节过后到霜降为止。尤其是一到冬天,晚上总

故乡

葛筱强

白云

那个在深夜返回故乡的人
从未想过惊动平原上的鸟雀与河流
也从未想过如何描述肩披月光的自己
如何从一本书中从容地走出来
重新回到时间的峭壁中
他只身一人穿过半生的梦境
犹如怀抱热爱,穿过命运的峡谷
也像一片白云,悄无声息地
飞过夏天寂静的乡下夜空

南山

一块新瓦从屋顶上落下来
仿佛一颗星星,忽然坠入了
并不陌生的苍穹
在南山以北的村子里
我需要认真地把屋瓦落地
这件事思索无数次,而在南山之上
我不需要想生活中这些
让人有些泄气的缝隙,
也不需要和埋着母亲的低矮坟茔
保持不必要的距离

麻雀

在黎明的光线中,
此起彼伏的麻雀,
比任何一种事物都令我心动
它们并不嘹亮的叫声,
让我深感琐碎的生活和词语中的命运
都是时光可以忽略的剩余部分
而在更为坚硬的寂静中
我也不必为黑夜即将降临发愁
当黑夜降临,将有更为浩瀚的星空
向我敞开令人屏息的光芒

能睡上热乎、舒服的大火炕。

每当傍晚夕阳西下,城市里高耸林立的楼房遮挡了我的视线,既看不到家乡天边那红彤彤火球般的落日美景,也看不到清晨和傍晚小村上空飘起的缕缕炊烟,更看不到乡里乡亲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只能倚窗遥望天上那轮明月,向它诉说着心中对故居的无比思恋之情。

我的农村老家,地美、天蓝、人亲、水甜,中秋月更圆。那是个让我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的地方。

黑土地

